

成功故事

# 磨难可以成全一切

□张鸣跃

有这样一个孩子,生在一城首富的家庭。孩子一岁多的时候,妈妈发现他天生会游泳,自己会翻转身体呼吸。于是,这个家庭想让全世界知道,想让孩子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千亿家庭,以为这世界就是他家的世界。开抖音直播,请家教,建家庭游泳馆,买海边别墅……数年过去,耗资近6亿元,最后,孩子淹死了。据他家下人透露:孩子是自杀的。这里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孩子的故事。这个孩子出生在贫困山村,家庭是穷中的最穷,孩子却是少见的顽皮孩子,会爬时就敢斗鸡抓蛇,挨打不哭,会跑时每天的主业就是在妈妈的追打中嘎嘎疯笑。有人说,穷人家的皮孩子,不是讨债的就是还债的,不成大器就是大罪。穷家没对这个孩子抱任何期望,没钱上学学着干家里地里的活就是了。孩子不怕干活,只是皮性难改,一次出格的傻闹中抓住了高压电,死去再活来,就没有了双臂,像条娃娃鱼。成了娃娃鱼,孩子仍是很另类,不哭,不笑,不怕疼,不近人,一股不服天不服地的咬牙切齿,学着用脚吃饭,也用脚做各种战斗,吼叫时全村人都捂耳朵,比如有村崽叫他“娃娃鱼”时。

孩子14岁那年夏天,省残联去村里选游泳苗子,老师们听说了孩子的与众不同,就去了孩子的家。孩子的家人一听全都不同意,说人都成怪物废物了,就不去外面丢人了。一位老师注意到孩子的眼睛,只问孩子:“你自己说,去不去?”孩子没说话,扭头跑出家,往门前不远的池塘跑,家人和老师们紧随其后追赶。只见孩子一头扎进浑水里,一片尖叫声中,孩子灵动的双脚将自己救出了水面,摇摇摆摆到岸,用头活生生地顶靠在岸泥中,不动了。救孩子上岸后,那位老师大声吼:“这孩子我要了!不去也得去!”这孩子14岁前没人叫过他的大名,从那天起,有人叫了:“郑涛!”“到!”郑涛每次答到时就有点哽咽。要知道,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,一个残得不能再残的人,能到省队学游泳,能吃上肉,能穿上漂亮的游泳服,能做世界冠军梦……这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,他无论怎样拼命、怎样吃苦都不够!故事讲到这里,其实已经是结局了。穷人家的孩子,经历了那么多穷人事,到了只剩下拼命训练。是啊!郑涛训练,从来不需要教练来教训,

所有教练只有心疼,只有劝他少练一点多休息一点,只有跟着无臂的他跑。别人在水里待1小时,他就待两小时,别人待5小时,他就待10小时……很快,郑涛被选入国家队。2012年,他在男子s6级100米仰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和残奥会纪录,为中国“泳军”夺得本届残奥会游泳项目首枚金牌。2016年,他在巴西残奥会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和残奥会纪录。2021年,他入选中国队出征东京残奥会名单,5天之内,他连获4枚金牌,打破三项世界纪录。全世界都看见了,全世界都惊呆了,中国的残疾人郑涛,残奥会的龙头亮点“无臂飞鱼”!中国的郑涛,嘴咬毛巾出发,无与伦比的飞鱼,用头撞击终点的那声巨响,全场死寂,而后传来炸天的爆啸——中国郑涛!郑涛中国!那拼头一击,和当初池塘边那一击多么相似!不用说太高亮的赞语,郑涛,一个穷人家的残疾孩子,为了生命本身的复出与光彩,他的打拼做到了极致,他的成功理所当然。和那个被富豪家庭逼死的孩子相比,郑涛用事实告诉世人:只要还活着,磨难就可以成全一切!

心海导航

## 牵骆驼的人

□尤今

决定骑骆驼进入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一天,晴空万里,云彩全无。太阳,似放出千支万支烙红的毒箭,不分青红皂白地猛烈发射。风着火了,气势汹汹地燃烧着大地。牵骆驼的,是个土著,皮肤很黑,牙齿很黄,皱纹很多,话很少。起伏有致的沙漠,被烙得冒着袅袅的烟气,而他,竟赤着足。那双千锤百炼的脚,皲裂成比世界地图更为复杂的图形。牵着骆驼,他低着头,走。走,走,走。走进空旷而苍茫、美丽而诡谲的沙漠。空荡荡的大地,漾出一圈一圈金色的亮光,把干干净净的天映照得好似绸缎一般明亮,人置身其中,有一种虚幻的瑰丽感。偶尔风来,我戴的帽子逃走了,牵骆驼的那个人,便在齿缝间发出“啾啾”的声响,让骆驼驻足,然后,以比风更快的速度去追。

帽子追回来后,他木然地递给我,浑浊的眼珠,好似死鱼般呆板。沙漠的景致,不是平平坦坦一望无际的空洞,更不是死死板板全无变化的单调。沙与风,是一对胡闹的伙伴:风一来,沙便活泼地飞舞,它旋转呀转呀,变出千姿百态,幻化成万种面貌。于是,在闪烁的金光里,我看到曲线玲珑的少女醉卧沙地;在荡漾的金波中,我见到巨大的鲸鱼搁浅沙滩。撒哈拉大沙漠,就像是一缕充满诱惑的幽魂,把无数异乡人纳入它宽阔的“胸膛”,让他们难以自抑地对它萌生爱意。一路行去,啧啧赞叹。牵骆驼的人那张黧黑的脸,露出了蜻蜓掠水般的笑意;原本死鱼般的眼珠子,也隐隐约约地闪过些许亮光。走着走着,也不知走了多久,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绿色。那悦目的绿色啊,蔓延、扩充,绿色的面积越大,感觉就越凉快。啊啊啊!是沙漠的绿洲啊!这时,牵骆驼的人喉间忽然发出了“咔嚓”的声响,骆驼屈膝、下跪。我从骆驼背上溜下来,他指了指前面那条潺潺流动的小溪,率先跑了过去,用手掌掬起一把清澈的溪水,洗脸;然后,抬头看我,晃动着晶亮的笑意。美丽的沙漠是他的自豪,清凉的绿洲是他的快乐。牵骆驼的这个人,把他整个生命糅进了沙漠里。



银装素裹大苗山

黄孝邦 摄

智慧人生

## 且以温柔待此生

□白落梅

夏日,江南大雨倾城,不是春日的绵绵情致,亦非秋日的烟雨萧瑟。庭院的植物,浸润了太多风雨,早已清透澄亮。茉莉花从初夏一直开到如今,也有凋谢,之后依旧白衣清颜。煮了一壶普洱,打发这雨日漫漫光阴。古人说,对一卷书,一张琴,一帘雨,一溪云,便不寂寞,不生惆怅。而我,一壶酒,一盏茶,一园的花木,也当称心足意。或有幸得一知己,品茶论诗,说风景,聊陈事,自是极妙。若注定余生孤独,便与这一函禅茶相对,怀草木之心,不必刻意多情,洒脱恣意则好。出自山野小户人家,自不甘落于人后。奈何

性情疏朗,太过随意,不喜拘束,不肯困于某个固定的格局。亦有过潦倒,落寞,但并不为此萦怀,一餐酒肉,一函禅茶,瞬间即可解脱。幸得苍天眷顾,落于江南,寻了这门写诗弄文的美差,可以喂养自己。不必奔波流浪,三餐不继,日子不仅有茶有酒,更有不尽的风雅闲情。听雨看云,观山戏水,远离拥挤的人群,免去世态浇漓。也许某一天,与故人重逢,点上一桌酒菜,痛饮一番,则是对青春最美的追忆。之后,把陈旧的日子,过出一种新意;将平淡的人生,活出一种境界。人世的美好,就是依照自己喜欢,且不厌倦的方式过一生。

哲文小语

## 豆角的方向

□赵元波

家住一楼,有一块小小的空地,我决定种豆角。于是回农村老家向父亲要了豆角的种子,种在空地上,浇水施肥。在豆秧有尺把高的时候,我按父亲说的寻找木棍树枝给豆秧搭上架子,随手把豆角秧缠在架子上。第二天,来到豆角地一看,咦!真是奇了怪了,昨天我缠在架子上的豆角秧子全都一根根像弹簧似的在空中颤抖着,好像根本不愿意缠在架子上。父亲早就跟我说过:不搭架子的豆角根本不会结豆子。可现在是,我给它们搭了架子,它们不愿往上爬呀!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于是打电话问父亲,父亲是种菜的老把式,听了我的话也

蒙了,答应第二天来帮我看。当看到我缠的豆角秧子时,父亲不禁哈哈大笑,说:“问题就出在这里。”我不解地问:“难道缠绕豆角秧子也有讲究?”“当然有讲究了。”父亲说,“豆角秧子只有逆时针缠在架子上,它们才会爬上架子。而你呢,顺时针缠在架子上,它们自然就会褪下来。给它们转个方向就行了。”后来,我像父亲说的,按逆时针把豆角秧子缠在架子上,几天之后,一切搞定,再也没有豆角秧子褪下来的情况出现。两次缠绕,程序一模一样,转个方向,看似很简单,却决定了它们的命运。

心香一瓣

## 妈妈是棵洋槐树

□蒋曼

我讨厌我妈妈。有一年,洗澡的时候,我看见她臃肿的身体,毫不客气地说:“我以后绝不会成为像你这样的妈妈。”那时,我带着青春的锋利,如同不肯被驯服的小兽。妈妈正忙着给我抹香皂,她眉毛都没有皱一下:“转过去,搓背。”我妈妈坚硬得像礁石,对于我的挑衅,连抵挡的兴趣都没有。初中时,当我读到冰心的软语温言:“母亲啊/你是荷叶/我是红莲/心中的雨点来了/除了你/还有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?”我愤怒而痛苦地发现我妈妈永远不是荷叶。她是洋槐,浑身长满了刺,刺得人满身、满心的疼痛。成绩考差了,她痛骂我太懒惰;生病了,她责怪我照顾不好自己,不像医生的孩子;她上夜班,我必须关灯睡觉,怕黑是多么荒谬、可笑。她的逻辑古怪又固执,规矩更是严格到苛刻:牙膏要从尾巴向前挤,所有的盖子摆放时一律朝上,上床后拖鞋尖必须朝外。我七岁会煮饭,九岁会刮鱼,她还是不满意。慢慢地,我学会了服从,也学会了反抗。我在高三每一天的题海中愉快地挣扎,因为想到可以离开她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可以不再像她。十多年后,生下女儿,在生活的左突右冲中,我成为笨拙而慌乱的妈妈。当每一个潦草而疲倦的白天结束,当臂弯里孩子均匀的鼻息轻轻传来,在黑夜的深处,我记起了那些曾经努力忘记的过去。我以为她生来就该是妈妈,慈祥的妈妈,温柔的妈妈。我忘记了她曾艰难地成长,一个破落家庭的长女,在歧视与饥饿中长大,靠着聪明与勤奋,考上中专,有了工作,却还要面对各种恶意的挑战。妈妈学会了战斗,用所有的泼辣与强悍,无畏地战斗,就这样一路横冲直撞碰上了我。这时的她,已经不会温柔地说话。我的妈妈没有生活在湿润的江南,她一生也不会长成风姿绰约的莲花。在贫瘠与艰难中,在粗粝的山风中,只有坚韧的洋槐才能生长。十八岁,在外工作,杀了生平第一只鸡,鸡跑了,她哭了;给乡下女人接生时,她自己还是孩子,吓得手脚发抖;外婆去世时,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,在外地工作,只能拿着信纸,背对着我们抽泣……不过,她不会承认这一切。我的妈妈,迅速拥有了与生活周旋的能力。我新罩衣胸前的花是她细细密密绣上的,那些曾经只能出现在梦里的荷花;童年时受到的欺凌是她为我抵挡,虽然她的粗鲁让我尴尬;她冒着被婆婆责骂的风险用半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第一条连衣裙,让我在整个童年都能单纯地欢笑……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强悍、尖利的妈妈。我错过了她的娇美,错过了她的鲜润。狭路相逢时,桀骜不驯的我和五大三粗的她,如戏台上的武生戏,直接交手,没有对话。直到如今,后知后觉的我,独立、倔强,就像当年的她:起居有度,敢说敢打。受伤时默默地哭,哭过后认真地笑。闲时做好吃的菜,睡前仔细检查门窗。妈妈,所有的时间都被保留,可是我只记住了洋槐的刺,却忘记了这么多年,每一个春天,它那洁白、芬芳的花。